



黄土高原上的明星

——高西沟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序.....	(1)
开头话.....	(3)
进村路上.....	(6)
从一块石头说起.....	(11)
八字沟六十年的变迁.....	(18)
庙梁山的旧貌新颜.....	(23)
“三个高西沟”.....	(28)
一步一个实脚踪.....	(35)
油松落户记.....	(40)
在山羊上不去的悬崖陡坡上.....	(45)
退耕的辩证法.....	(51)
苹果之乡.....	(59)
槽头兴旺话畜牧.....	(67)
又是一个新课题.....	(72)
顶天山抒怀.....	(77)
黄土高原上的明星.....	(81)

序

我们高兴地向广大读者推荐一本反映陕北农业生产建设的好书：《黄土高原上的明星——高西沟》。

这本书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全国农业先进单位——陕西省米脂县高西沟大队，怎样由黄土丘陵沟壑区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，建设成为繁荣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斗历程；歌颂了英雄的高西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三十年来发扬“愚公移山”的革命精神，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创造的英雄业绩，和他们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，因地制宜，实事求是，一步一个实脚踪地治理山河的科学态度和作风；比较深刻、全面地介绍了高西沟大队坚持农林牧并举，全面发展，实行耕作“三三制”的生产建设经验；而且对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建设，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研究。

这本书写得新颖活泼，生活气息浓郁，有观有感有议论；语言通俗流畅，明快利落，富有感情；书中引用了不少资料，具有一定的知识性，读起来引人入胜，饶有风趣。

高西沟大队的生产建设经验是十分宝贵的。她勇于实践，敢于探索，冲破了千百年来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，闯出了一条变“广种薄收”为少种多收，变“以粮为主”的小农经

济结构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农业生产结构的新路。他们的经验，对人很有启发，很有说服力，代表了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地区农业生产建设的方向。学习和推广高西沟大队的先进经验，因地制宜地正确贯彻陕北农业生产建设方针，对于推动陕北地区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，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我们建议，陕北地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，都要把学习和推广高西沟大队的先进经验，当作一件大事来抓，采取切实有力措施，认真抓好，抓出成效。

我们希望，陕北地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，特别是农业战线的各级领导同志、科技工作者、基层干部和广大社员群众，都能认真读一读这本书，认真想一想：如何学习和发扬高西沟人民的革命精神？如何因地制宜地学习和推广高西沟大队的先进经验，正确地贯彻陕北农业生产建设方针？如何为加快陕北生产建设的步伐做出贡献？

我们坚信：高西沟之花，一定会在陕北地区结出丰硕的成果！黄土高原的面貌一定能够大变快变，在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放射出光辉灿烂的异彩！

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

一九八〇年一月

开 头 话

我国西北黄土高原，包括陕、甘、宁、晋、青和内蒙古六个省、自治区的二百多个县，总面积约为五十八万平方公里。其中大部分是黄土丘陵沟壑区。目前，在这里居住着将近四千万人口。这个区域，地多人少，每平方公里一般只有三十到一百五十人；梁峁起伏，沟壑纵横，地形破碎，土质疏松，水土流失相当厉害。特别严重的是，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是茂密的森林和肥沃的草原的西北黄土高原，植被和生态平衡遭到极大破坏。由于自然生态失去平衡，风、沙、旱、涝，灾害频繁，农牧业深受其害，群众深受其苦。目前，这里的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，但粮食亩产只有一百七、八十斤，相当一部分地方每亩只产三、五十斤粮食，大部分地方的生产水平和群众生活水平都很低。

伟大祖国向四化进军的阵阵战鼓声，震动着泥沙滚滚、奔腾叫嚣的黄河之水，激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对于黄土高原命运的关注。

人们在深思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。农业的现代化，应当是中国四化的首要任务。祖国的黄土高原向何处去？！难道这个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现状，还能允许

继续下去，让它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腿吗？！

人们兴奋地看到：西北高原，长城脚下，无定河畔，有一颗灿烂的明星，在闪闪发光；有一面鲜艳的红旗，在迎风飘扬；有一个很好的榜样，给人们指明了整个黄土高原生产建设的方向。这颗明星，这面红旗，这个榜样，就是陕西省米脂县高渠公社高西沟大队。

人们热情地赞扬：高西沟是黄土高原上的明星，有了高西沟这样一个经过多年实践检验的、很有说服力的榜样，祖国的黄土高原就大有希望！

一个只有四平方公里土地、一百多户人家、被淹没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之中的小小山村，赢得了那么好的名声，引起了那么多人的景仰、赞美、向往，不是没有来由的。

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自然条件是比较差的，高西沟也是够典型的了。四个平方公里的土地，被纵横交错的条条沟壑，切割得七零八落。山高，坡陡，沟窄。山峁的边缘线下，尽是五十米到百米的悬崖立壁，坡度一般为七、八十度，有的还是直立崖。悬崖立壁上，覆盖着一个个馒头似的山顶。山上何所有？山上光秃秃，没有一亩林，没有成片草。沟里何所有？沟里乱石头，大的赛过斗，小的如拳头。耕地在哪里？耕地“满天星”，“挂”在山坡上，水地全没有。真是“天旱不提苗，雨涝泥出沟，年年遭灾害，十年九不收”啊！

然而，就是在这块土地上，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，英雄的高西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

路，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，二十年来，他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，大搞造林种草，坚持农、林、牧全面发展，走出了一条变“广种薄收”为少种、高产、多收，变以粮为主为农林牧全面发展的道路。他们用艰苦卓绝的劳动和滴滴汗水，硬是把高西沟过去的赖容颜给抹掉了，描绘出一幅“层层梯田盘山头，台台坝地填平沟，片片林草盖坡塬，六畜兴旺粮丰收”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画图，把高西沟建设成为“三三制”（三分之一土地植树造林、三分之一土地种草放牧、三分之一土地种粮务农）的美好家园。这是何等的英雄业绩啊！这是我们英雄的时代、英雄的人民创造的英雄业绩！

英雄的高西沟人民在与穷山恶水的斗争中，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，艰苦奋斗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，坚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态度，因地制宜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，以及他们“站在黄河头，想到黄河尾”、“定叫祖国黄土高原绿茵茵，滚滚黄河水清清”的宽阔胸怀和美好理想，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。让我们把自己在高西沟大队亲身经历的一些见闻，介绍给读者同志们吧！

进 村 路 上

一九七八年八月，是陕北历史上一个不平常的八月。久旱的陕北高原，遭受到多年未见的连降暴雨的猛烈袭击。沟沟岔岔，山洪倾泻；大河小川，泥水暴涨。延安地区和米脂县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堤坝被冲垮，许多农田被冲毁了。一些水库变成了“泥库”。有的桥梁、道路，也受到破坏。数亿吨泥沙付诸东流。联想到一九七七年夏秋之间，陕北也是暴雨成灾，延安多年来搞了十几万亩水地，一下子就把七、八万亩给冲掉了的事实，我们心里禁不住为之一怔。祖国的黄土高原啊，你这里的水土流失，真叫人望而生畏！

在米脂县城，县气象局的同志告诉我们，高西沟处于暴雨的中心地带，有一夜降雨量达到九十毫米，从七月十二日到八月十二日的一个月内，降雨量达到二百九十九点五毫米，相当于一九七七年全年的降雨量。我们决定到高西沟看一看，她究竟经起了这场大暴雨的考验没有？

出米脂县城，沿着与无定河川道平行的咸榆公路北上，至榆林县镇川公社高梁大队，右转向东北行进，经镇川公社朱寨、杨庄、花渠和米脂县沙家店公社白峁等村，过“高西沟桥”，再走二里多路，就是高西沟村了。过去，我们多次

到过这个山村，四十五华里路，一满熟熟的。

往常，骑自行车从县城到高粱，三十里一马平川的柏油路，用不了四十分钟就到了。而这一次，我们足足走了一个半小时。

一连下了几场大雨、暴雨，无定河水猛涨，象一匹脱了缰的野马，翻卷着泥浪，发狂似地汹涌着，咆哮着。公路路面上和两旁，到处是山洪暴发后留下的痕迹：一尺多深的泥泞，一堆堆的石块。自行车骑不了几步远，就得下来扛着走，踏着泥泞，绕过石块。

在离县城十来里路的雷家峁村，我们看到洪水从路东山沟里冲下来许多大大小小的石块。公路旁的一些小树，有的被洪水和石块连根拔起，有的被砸倒在地，有的被旋光了树皮。洪水越过路面，把公路西边的庄稼都冲得倒在淤泥里，高粱埋得只露出红穗穗。

从高粱到高西沟，这一段是乡村简易公路。拐弯处停着几辆大汽车。路旁的老乡告诉我们，刚才有一百多个延安地区的同志，从车上下来，步行到高西沟参观去了。简易公路被洪水冲得七沟八壑，坑坑凹凹。有的地方崖壁上土塌下来，压住了路面。不要说大汽车不能通行，就是推自行车也很困难。有时我们不得不把车子扛在肩上，弄得满身都是泥浆。

路旁是金鸡河。河床较深，距路面五、六米，也比较宽，最宽处二、三十米。平日里，金鸡河水是一股溪流，河水清亮，水声潺潺，象个性情腼腆的小姑娘。而如今，波涛

汹涌，泥沙滚滚，横冲直撞，变得象一头野狮子。原来河岸边垒石帮畔修建的一些小块水地也被洪水冲走了。朱寨附近的一座钢筋水泥小桥，竟被洪水拦腰冲断，两边的引桥也只剩下骨头没有肉了。路过跟高西沟毗邻的白垩大队时，我们看到这个大队用了三年时间、一万个工、两千元钱修的一块三十亩坝地，也被洪水吞没，作了“龙王爷的炒面”。

高西沟的水库、大坝保住了没有？泥沙出沟了没有？那里的庄稼是个啥样子？我们急于想知道这些情况，在泥泞中高一脚、低一脚地往前行进。不觉过了一座拱形小石桥，来到了黄蒿坪大坝，踏进了高西沟大队的土地。这座大坝是高西沟大队与白垩大队的分界线，也是高西沟的大门。当我们费劲地爬上坝梁，只觉得眼前刷地一亮。嗨，高西沟这个山村别是一番风光！

坝梁靠外边的斜坡上，一排排碗口那么粗、镢把那么粗、大姆指般那么粗的杨树，象列队整齐的哨兵，披着绿色的军装，雄纠纠、气昂昂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。雨后，林木显得分外油绿，微风吹来，树叶欢乐地沙沙作响。杨树下，坡面上，长满青草，看不到径流冲刷的痕迹。高西沟大队最大的一座坝——黄蒿坪大坝巍然不动！

从坝梁上下来，前行二、三百米，越过一块玉米地，便是水库的坝堰。水库里水色碧绿，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，隐约可见。水库也安然无恙！

周围山岭坡地上，林草茂盛。沟底坝地、山上梯田里，庄稼把绿。沉甸甸的谷穗、高粱穗，吊着紫红缨穗的玉米棒，

迎风摇摆，点头微笑，给人们预报着高西沟大丰收的喜讯。

我们不由得狠劲地吸了几口雨后山村凉爽、湿润、夹着五谷清香的新鲜空气，心情顿时觉得格外轻松和舒畅。

“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

滚滚黄河里没有咱高西沟的泥”……

这是高西沟大队社员们自编自唱的陕北民歌《信天游》。人们都夸奖高西沟泥不下山，水不出沟。如今，我们身临其境，感到确实名不虚传。

当我们把车子推上一道缓坡，来到大队办公室前面的一个大院子里的时候，正碰上延安地区的社队干部刚从高西沟山上下来，三三两两地坐在埝畔的石床上，一边吃着苹果、梨，一边起劲地谈论着：

“看人家高西沟，积极建设基本农田，大搞造林种草，土地利用实行‘三三制’，把底底实在打好了，真是农林牧全面发展！”

“人家高西沟以治水改土为中心，实行山、水、田、林、路综合治理，做到泥不下山，水不出沟，这是真本事，硬功夫。今年这么大的暴雨，高西沟却没有灾情，又是一个丰收年。光这一点，就很不简单呀！”

“如果陕北山区都能象高西沟一样，实行农林牧并举，逐步改广种薄收为少种高产多收，咱陕北的落后面貌就一定能够大变快变！”

“高西沟全国有名。这个典型出在陕北，离咱们近，咱们看见亲，回去以后咋要好好价向人家学哩！”

听着人们热情的议论，我们在沉思：我们应该怎样把这个山沟里翻天覆地的变革、高西沟人民的英雄业绩和他们建设山区的经验，真实而生动地介绍给读者呢？

从一块石头说起

让我们从一块石头说起吧。

在陕北高原的山沟里，哪一个村庄没有几十孔石窑洞？哪一户人家没有几件石碾、石磨、石仓、石柜、石炕栏、石锅台等石器家具？说起石头，有谁希罕？

我们这里所说的，不是普通的石头，而是一块很不平常的石头。

那还是刚刚进村不久。有一天，我们去看望高增福老人。他是这个村里年纪最大的长者。听社员们说，这位老人是揽工汉出身。他年轻时，体力过人，吃两个人的饭，干两个人的活，干起活来，只见黄尘不见人。样样农活他都在行，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好庄稼把式。现在年老了，不能下地劳动了，但他在家里闲不住，总是手脚不停地忙碌着。

我们到他家时，他正跣脚在院子里锄旱烟。看见“公家人”来了，赶忙把我们招呼进家里。老人盘腿坐在炕上，我们不习惯上炕，坐在地下小凳子上。

“老人家，您多大年纪了？”我们随便啦谈起来。

老人伸出指头，打了个手势，比划着，回答说：

“今年八十二了，清朝光绪年代的人，活过铆了，数也

得一阵儿数。”

我们问了一些高西沟和他家里的情况，诸如人口，收入，口粮，分红等，老人对答如流，连一些小的数目字也记得清清楚楚。我们惊奇地端详老人，只见他两眼炯炯有神，面庞上布满蛛网般的细红丝丝，花白的两鬓和胡须显得格外苍劲，身板子还很硬朗，看上去根本不象是八十多岁的老人。怪不得村里人都叫他“活字典”、“老年轻”哩！

啦话间，他家里水瓮旁边的一块石头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。那是一块平整、端正的梯形石头。上底宽约二尺左右，下底和高均约有二尺二、三寸，三、四寸厚。老人见我们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块石头出神，好象觉得这号价客人，真有点儿古里古怪，便说道：

“那是块石头嘛，有甚看上的？！”

“老人家，您的这块石头，恐怕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吧！”

“看上了你们拿的去！”

“您就是送给我们，我们也背不起。”

“嗯，胶麻石的，足有一口袋粮食重。”

“您在哪儿弄到这个宝贝？”

“提起这事儿，话就长了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一年春天，我吆着牛在八字沟棒锤耨上犁地。突然，地里有啥硬东西把犁铧给打了。我用老镢头刨开一看，哎呀，原来地里埋着一付石头棺材！”

“石头棺材？！”在陕北，我们听说有人用石头做棺

材，还是头一回。这个山沟里的学问真不少啊！

“嗯，石头做的棺材。我见石头棺材的盖子、底子、帮子都很大、很重，搬不动，这个档子还平正，不太沉，就背回来了。”

“咱高西沟还发现过石头棺材没有？”

“发现过好几次了。”

“老人家，为甚这里过去有人要用石头来做棺材呢？”

“听老人们相传着说：我们这里原来是森林地带，老虎啦、豹子啦各种野兽很多。古人为了防止穿山甲钻进坟墓啃人的尸骨，就用石头来做棺材。”高增福老人一本正经地说。

以前，我们虽然曾经几次来高西沟，但对高西沟这块土地的历史，对整个黄土高原的历史，并未进行过认真的考察了解。心里一直有这样一种偏见：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个岭秃山光、荒凉贫瘠的不毛之地。

听着老人从石棺谈到森林，我们又惊又喜。

“还有些什么情况，能够说明这里过去是森林地带呢？”我们又兴致勃勃地追问。

老人见他的一席话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，他也很高兴，越发健谈了。打开话匣子，就象抽开了水渠上的闸门，哗哗直淌：

“有一年，高祖玉的爷爷高万千，到顶天山上放羊，在‘天桥’窟窿里拣到一个鹿头骨，上面长着一对很好看的鹿角。他把鹿头骨拿回村里，许多人都见过。众人猜想，可能是过去有只鹿失脚掉进‘天桥’，给摔死了。你们想想，没

有森林，哪来的鹿？有鹿就说明过去这里有森林。那时候，大家只知道鹿角希奇，你看看，我看看，解不下鹿角有那么大的用处。高万干把鹿角放在羊圈棚顶上，后来不晓得谁胡日踢了。

“有好几次，我们在山上掏地，还发现过木炭。根据那个地势，我们分析，可能是古时候冬天有人在那里打猎，冻得撑不定，烧点柴火烤一烤，暖和暖和身子。有木炭，也说明这里过去有森林。

“还有，我们这里古时候留下来的门窗，大多是用松木、柏木做的。咱这儿山大沟深的，原来尽是些羊肠肠小道。有时牲口驮着驮子，不小心在石砭上一磕碰，就跌进沟里摔死了。哪象现在，这么宽的公路，汽车可以平出平入哩！这些松木、柏木，如果不是这里土生土长，从外边怎么能运进来呢？”

“老人家，您说得在理！说得在理！”听着高增福老人说得头头是道，我们连连点头称赞。

老人显然十分得意，用右手摸了摸胡子，两只手在膝盖上使劲地擦了擦，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，真有点儿“年轻”劲哩！

“那么后来森林哪里去了？”我们想打破砂锅问到底。

“听老人们相传着说，原先这里反乱过，放火烧荒防边，加上后来人们滥垦、滥伐、滥牧，把森林毁坏了。俗话说：‘山上开荒，山下遭殃’。毁了森林，就作了孽了，从此咱高西沟水土流失越来越厉害，老百姓也就穷上个没住

气！”说到这里，诙谐乐观的老人长叹了一口气，表示深深的惋惜。

老人稍停，话匣子又打开了，

“咱们这块穷地皮，雨水少，又不均匀。春上，常常往死里旱，庄稼苗苗难出全；秋上，大雨、暴雨下个没完没了，水土流失很厉害。雨水这东西，欺软怕硬。山上有了草和树，地就硬朗了。草根根，树根根，粗根、细根、毛毛根，加上枯枝落叶，就好象蜘蛛网一样，把泥土网络住了。一般雨水不碍事，就是大雨、暴雨，也很难冲得动。山上要是光秃秃的，没草没树，雨水就存落不住。泥土要是没有树根、草根，就好象人没有筋骨一样，是软不拉塌的一堆肉，洪水一来，非冲开沟沟壑壑不可。

“水土流失这东西实在不得了。就拿我刚才给你们说的那个八字沟的棒锤砬来说吧，谁家埋死人不埋个丈二八尺？可是我在那里发现的石棺，却只有一犁深，还不就是天长日久，山水象剥皮一样，一层一层把泥土冲下山了！”

听了老人的一席话，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。随着老人的介绍，高西沟的历史，整个黄土高原的历史，就象是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电影镜头，从我们面前掠过。真是“沧海桑田”啊！高西沟的历史，多么深刻地说明，森林在这个地区，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！

后来，我们查阅了一些历史资料。据史书记载，一千多年以前，祖国的黄土高原林草茂密，农牧业相当发达。那时候，上郡一带（包括现在的陕北和内蒙的伊克昭盟一带，郡